

# 就這麼延宕下去吧

## ——楚戈專訪

曲線是取之不盡的題材。楚戈說。他用排筆在紙上編織繩結，又將麻繩翻成青銅雕塑，在空間裡纏結成一個個莫可名之卻蘊蓄著內在生命的形象。

楚戈曾說他情願不要有什麼風格，繪畫之於他，只是「很恆意的休息」。他從沒刻意臨摹過什麼，只是愛塗鴉；變出來的花樣愈多，畫畫這件事就愈有吸引力。「我是即興的老頑童，」楚戈說：「畫到哪裡是哪裡，隨興而已。」

他喜歡明亮的色彩，認為足以「照澈自己陰暗的內在」，然我們卻總能從一片繽紛裡，找到線條散步的蹤跡。他早年插畫深受保羅·克利

(Paul

Klee, 1887-

1945) 的影響，任

由一道無始無終的線條彎來繞去，穿梭成宇宙萬有。線條所能結構的一切，正是他多變風格底下「一以貫之」的力量。

「我性格中喜愛曲線，」楚戈說：「詩人盡在不言中是曲線，屋簷翹起是曲線，曲線的繩子線條成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。」這個

劉宇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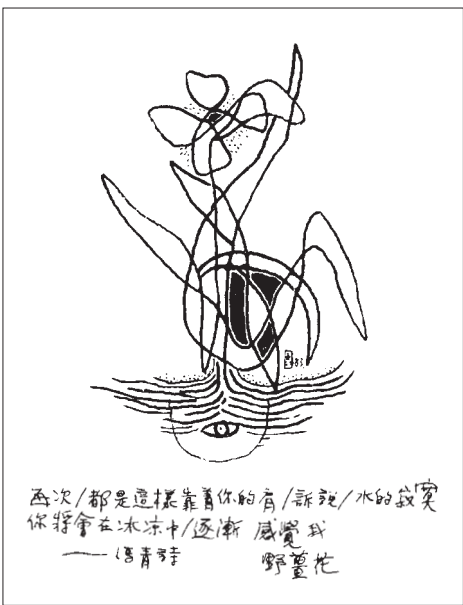
撕夢系列之「豐富的季節」(2003)

「上午的畫也許和下午不一樣」的人，一提到「曲線美學」，整個人就認真起來。

## 曲折

如果沒有進故宮工作，楚戈筆下的線條，或許只是靈慧天成，而無有更深層的文化意含。

他是當年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軍人。抗戰勝利後，他以為從軍可以免費接受大學教育，便於十七歲那年離家入伍，藉此看見外頭更廣漠的世界。



楚戈早年的插畫「野薑花」(1983)

當年有不少和他一樣懷抱夢想、隨行伍輾轉來台的年輕人，少小離家，背負著家國沉淪的傷痛，卻屈於軍旅階級的底層，只能以絕對的服從，回應一切無理的要求。一腔熱情既遭客觀環境壓抑，文學、藝術遂成內心矛盾的出口，而有了五六十年代軍中鼎盛的文藝風氣。

楚戈便是這股風氣裡的要角。他天生不愛刻意「學」什麼，只有看書是他「平生唯一的喜愛」。軍中生活雖不能提供什麼精粹的文化養分，然對於熱愛閱讀的人，書本裡總有出路。剛來台時，他住在桃園小學，就在桃園縣立圖書館旁，差不多看遍了所有的中文書。後來搬到湖口，每周日便北上到省立圖書館啃書，尤好哲學、美學、與藝術史方面的書。

他總趁未開門前，到當時全台唯一的畫廊中山堂看畫；見報章雜誌上的藝術評論總是「上追宋元」等陳腔濫調，「心中氣了」，遂決定自己來寫藝評。

他主張要人通過現代的生活經驗

作畫，要繪出具有這時代「中國特性」的「現代的中國畫」，別再刻意模仿古人筆意。而北宋以來「不求形似」的理念，早將繪畫從寫實的範疇解放出來，因此「畫，其實可以不必一定要畫什麼，」楚戈說。一介小兵就這樣悍然在紙上鼓吹現代美術運動。

退伍後，楚戈因其文名，經人引薦至故宮。他原本屬意書畫處，後因某種原因而進了器物處。雖非自己熟悉的書畫領域，天性好奇的他卻很快地生出興趣。他發現商周千餘年間，古器物上毫無植物，《詩經》裡卻充滿了鳥獸草木之名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就此著了迷，開始探索古代宗教社會與文明的起源，進而思考「結繩」的意義。

## 繩結

大家總認為「結繩」是文字發明前人們用來記錄事情的辦法。然楚戈獨以為《易經繫辭傳》所謂：「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」，意謂著上古時期乃是藉由蛇龍的圖騰崇



拜而建立社會秩序。人們因觀察兩蛇交纏而發明繩子，又鑒於蛇與繩的相似性，將繩子編為繩結，由全體族人共同膜拜，以此為「治」。後世聖人又將繩結替換成文字（類似於今日以文字書寫的神主牌位），則繩結又可視為文字之前身：這一切，引發他對



2003年元宵燈會裡的「中」字碑（感謝KenPhoto攝影網吳建賢先生提供）

## 美自八方來

在臺中仰觀楚戈中字銅塑，  
這是中國最大的銅器嗎？

鄭愁予

從四個方位目賞其形象  
卻得來八種傳奇的美

哪吒把這個中字當武器借走了  
還回來蓮花的化身

盛裝的玉環卸了釵鈿  
蓬出大寫意的髮型更有性微了

卿非憔悴只是坐久了風檐  
望月西廂舉看情書一卷

白娘娘與小青  
盤坐在雷峰塔上望湖景

三結義的漢子們以交杯為誌  
環臂而立站成永恆的信誓

大將軍解甲不歸田  
揮舞旌麾引得春風度玉關

北海邊持節的漢使 旌不落只是捲起  
仰觀的我們豈不正是你的羊群

而是一語道破，這是金屬的書法  
寫在天空，便是風雷龍馬

鄭愁予詩作「美自八方來」

線條無窮盡的想像，益增厚其筆下線條的文化深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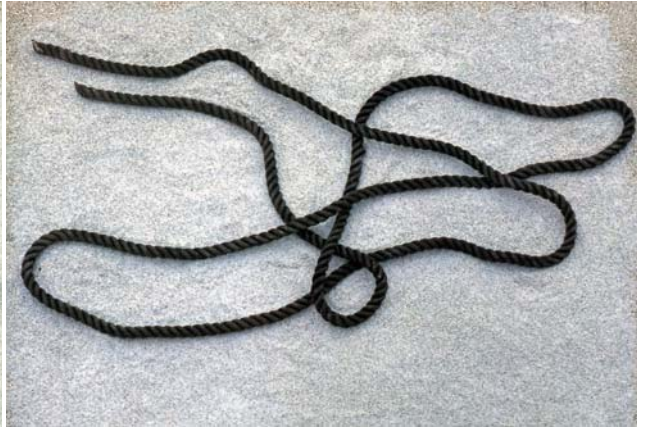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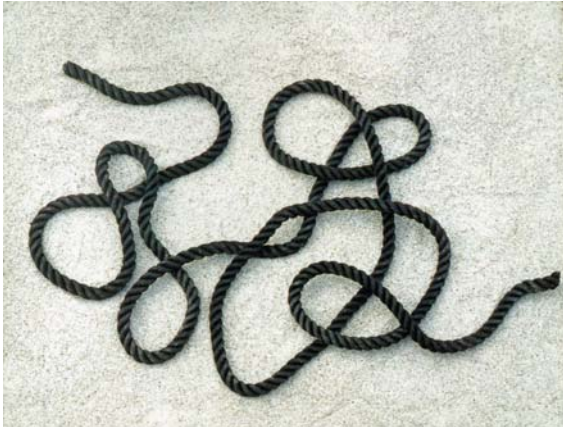
若說書法是平面上的線條游走，那繩結便是空間裡的線型盤桓；或許正因爲繩結觀念的啓發，才促成書法立體化的可能。一九八九年時，楚戈受台中市政府之託，在經國大道的起點，爲該市建府百年立下「中」字紀念碑。這件雕塑由四個草書「中」字組成，高十八公尺，頂天立地，與風俱揚。如雲繚繞的線條，將一根根平凡無奇的長柱盤繞成漢文裡的「中」字，也繞出了100、1000、10000……等綿綿久久的年歲。

「曲線是取之不盡的題材。」楚戈說。他用排筆在紙上編織繩結，又將麻繩翻成青銅雕塑，在空間裡纏結成一個個莫可名之卻蘊蓄著內在生命的形象。去年底，他終於克服技術上的難題，成功地以粗麻繩創作，與韓國藝術家鄭璟娟合作「繩子」與「手套」的展覽。只見一排麻繩自白壁間垂下，若瀑流滔滔，激出五彩波光；一會兒則見之叢聚挺立，如花綻放；

忽而又躺在地上，像紙上的線條般彎彎轉轉，似草書之結字，如展翅之大鵬。他最得意的一件是「拱來拱去」，由五個原色大拱與六個彩色小拱所組成，可以任意排列組合，引起小朋友們的覬覦，恨不能痛快地搬弄一番。

不難發現楚戈在繩結藝術裡對「一」與「無限」的實踐。一壁垂繩，可多可少，可以是涓涓細流，也可以澎湃宏偉；纏繞出的形象縱使千變萬化，歸根究柢，仍只是一條麻繩；麻繩拱不僅可以不斷複製，其排列組合亦無有窮盡。

他的藝術似乎沒有邊界；不爲任何既定模式所拘束、亦不受任何質材的局限。他可以用歐洲工人拿來刷油漆的排筆作畫，也可以拿報紙作畫，甚至拿沒人試過的麻繩來做立體雕塑。專業畫家見了畫布上旋來轉來的繩結線條，會在心裡頭嘀咕：「可以這樣畫嗎？」然他的作品卻彷彿有生命，隨時準備在不同的時空裡翻出新意、召喚共鳴。



是草書意趣、也是大鵬展翅（「大圓滿」，2004）

戈總會翹首探望著十多年前立下的「中」字碑。他「玩過就算」了，很少留連過去的足跡，惟獨對自己的雕刻作品回味再三：「它不斷以新的感覺吸引我，似

### 共鳴

每回乘車疾馳過中港路，楚

### 載着雪花行進的線

有行進就有線  
只要有線行進 無論直線的或迂迴的  
就避免不了結  
有有形的 也有無形的線  
有從此到彼的 從生到死的線  
從無到有 從冷到熱的線  
從關心到遺忘 從愛到恨的線  
在雪下 載着雪花行進的線  
心之深處 一直存著一點殷紅的熱

乎總有新的語言生出來。」曾擔任科博館館長的漢寶德形容「中」字碑像「二個大人帶一群小孩的樣子」。詩人鄭愁予則詠成「美自八方來」的詩句，謳歌著哪吒的兵器、楊貴妃鬆結的髮髻、和崔鶯鶯月下偷覷著情書的身影，所有仰望的人們，也都成了蘇



用排筆畫的繩結「載着雪花行進的線條」（1997）



「拱來拱去」(2004)



繩結作品「蓄勢待發」(二〇〇四)

武旌節下的羊群。台中市政府已於今年六月在該地立一展示牌，讓詩句永遠陪伴於「中」字碑旁。此碑似已成了台中市的文化地標，晴雨晨昏，不斷地吸引傳奇。

遠在韓國扶餘的國際雕刻公園裡，也有另一座立體書法；這是楚戈



楚戈與自己的作品「垂象」(二〇〇四)

為紀念《聯合報》與韓國《東亞日報》的友誼所作，名為「聯亞」(一九九九年)，採「聯」之草體、與「亞」

之金文組合而成。「聯」字如盤曲的龍，可以在「亞」字的菱形窗櫺內轉動，像條翻騰的龍。

同屬於漢字文化圈的日、韓國，對草書立體化相當感興趣，楚戈的嘗試，亦博得鄰國藝術界的讚賞。

或許是交了不少韓國知己，楚戈對藝術的想法早已超越中國疆域，放眼整個東亞。「東亞文

化共同體，最少比歐洲早一千年。」楚戈說：

「韓、日、越南十八世紀前都用中文，也都有

水墨現代化的傾向，這股

潮流若匯集成一體感，會成為新世紀或未來的世界主流文化。」當年提倡

「現代中國畫」的他，現在又標舉出「東亞美術」的理想了。

## 詩情

他在客廳書架旁擺了幾具青銅製的繩結作品，盤曲彎結，竟有老松根幹的蒼勁意態，上頭隨意歪斜地搭了幾頂帽子，一時教人分不清這到底是

獨立的藝術品，還是別具設計感的帽架。也許，習慣不拘一格

的他，會很得意其繩結作品另有



青銅繩結作品「結繩的記憶」(2001)

大用吧。

楚戈自己就像

他手裡的粗麻繩，隨意穿繞繞，便有了不同的氣象。大家先見他是個軍中詩人，瀟灑立於五十年

代台灣現代詩運動的浪頭；又見他是個藝評，甘冒千夫所指，力倡「現代中國畫」。而後悄然邁入故宮，成了器物學者，以本名袁德星登上學術舞台；再以畫家之姿探出頭來，從詩畫鄉愁一路玩到遠古結繩的神秘深邃。他幫一票詩人好友作插畫，也畫陶、捏陶，成就不少形貌滑稽的佛家尊者，更撕貼棉紙，拼成夢裡的山水。

也許一切都是遺傳。他母親對美感似有種直覺性的領會，不論紡紗、染布、或縫紉，樣樣精緻可喜，婚前還曾是長沙湘繡館的刺繡名手，無怪乎楚戈一身的藝術細胞。

然他最喜歡自己是個詩人，因為「女生最富詩，她們擺頭動作都像詩。一條枯燥的路，有她們便走成了一首詩。」

當年駐紮湖口之時，鄰床好友楚風（劉韞）參加文藝函授學校學寫詩，楚戈「偷看」他的筆記，自己揣摩著；寫完塞在枕頭裡，哪知好友偷偷幫他寄去報社發表。他表面裝作無



楚戈、鄭環娟合作「繩子和手套的對話」（2004）



韓國扶餘雕刻公園的「聯亞」雕塑（一九九九）

所謂，其實內心竊喜不已，不知不覺走上詩人的路，得與商禽、辛鬱、鄭愁予等「咖啡館裡的流浪民族」沉醉詩酒，歡笑歌哭。

當年有不少寫現代詩的軍中作

家，當鄉土文學論戰將現代詩譏為只顧挖掘自我、無視普羅大眾的文字遊戲時，楚戈則回應道：「我們的薪水，不夠每天買一枚雞蛋；我們自己就是貧苦大眾！」或許，也只有

在詩裡，卑微的小兵才能書寫真正的靈魂。

楚戈雖然最愛當個詩人，現在卻不太寫詩。詩裡的浪漫竟對前一段婚姻有所妨礙，他便索性不寫，改以繪畫發洩詩情。在他心裡，寫詩最難：「我的好友都寫得比我好，所以應是較難的吧！」不像畫畫，隨興成分居多，信筆拈來就是不羈的線條、色彩。



回顧豐富的一生，他也只淡淡地說：「一切都是偶然，我偶然成了這些。」

他本是汨羅江邊的農家子弟，雖跟著塾師誦《左傳》、《詩經》，打下不錯的古文底子，也在老師家裡見過故宮博物院的出版品與繪畫入門書《芥子園畫譜》，卻沒想過自己有一天也能成為故宮刊物的作者，甚至做個藝術家。大時代的巨變，讓他對現實生活採取近乎放棄的態度；無情的病魔，更迫使他在鈷六十放射室裡遭受

無名火的考驗，後又過著食不知味的生活。他雖然體悟到「時代的巨輪，不斷地轉動著，永遠不會停留，永遠不會停下來讓我們把它弄得合理以後，再向理想的前方轉動。」然他懂得安之若素。

早在一九八〇年，楚戈即被診斷出罹患鼻咽癌，至今已匆匆廿五年。同期病友唐文標與王禎和一個個故去，他依舊精神朗朗，戲稱自己是留蕩人間的「延宕居士」。

他早年愛以好友鄭愁予的名句「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」入畫。現在，他七旬過半，患過鼻咽癌、小中風，吞嚥肌失靈，靠腹胃管進食，咽喉受損，只能啾啾唔唔。然他雙眸炯炯，足以照亮幽暗的斗室；握筆的手一樣穩當，還可以寫、還可以畫。近年展覽大畫不少，新作居多；今春復出版散文集《咖啡館裡的流浪民族》，另有《龍史》一書付梓，並著手撰寫關於中國文化原始思維的書，當然還有他自己的回憶錄。

宛若筆下的曲線綿延，楚戈何妨就這麼一直延宕下去！  




銅塑乎？帽架乎？